

Shijie Mingzhu Shaonian Wenku

世界名著少年文库之十一

短篇小说卷(二)



王后的裙子

主编 向远 思奋 卓悦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世界名著 之十一
少年文库

短篇小说卷（二）

王后的裙子

向远 思奋 卓悦 主编

艾 琮 编撰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目 录

奥格斯堡灰阑记.....	〔德〕布莱希特
王后的裙子.....	〔匈〕卡尔曼
“更高原则”	〔捷〕扬·德尔达著
青 春.....	〔英〕康德拉
心 脏.....	〔苏〕伊斯坎德尔
瓶 魔.....	〔英〕史蒂文森
塔曼戈.....	〔法〕梅里美
失窃的信.....	〔美〕爱伦·坡
扑克滩放逐的人们.....	〔美〕哈特
舞男与舞女.....	〔英〕毛姆

奥格斯堡灰阑记

〔德〕布莱希特 著

在战争期间，这个婴儿的父亲被杀害了，母亲逃到自己亲母家躲了起来，使女阿娜勇敢地救出孩子，逃到乡下，逐渐将孩子养大。不久，婴儿的亲生母亲来要回孩子，并告到法庭。于是，一场争夺孩子的纷争开始了……

在三十年战争期间^①，有一个名叫青里的瑞士新教徒^②，住在累赫河河畔直属皇帝的自由市^③奥格斯堡，在那里开一个很大的皮革染制厂和一个皮革商店。他和奥格斯堡的一个女子结了婚，生了一个孩子。当旧教的^④军队向这个城市挺进的时候，他的朋友们急切地劝他逃跑。可是，不知是因为他的小家庭拖累了他，还是因为他不愿把他的皮革厂扔下不管，总之，他未能横下心来，及时出走。

于是，当皇家军队^⑤冲进来的时候，他还呆在城里。晚

① 德国三十年战争（1618—1648），名为一场新旧教之间的宗教战争，实际上是皇帝与诸侯以及欧洲列强（法、英、瑞典等国）在德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争权夺利的战争。

② 新教徒即 Protestant，汉译基督教徒。

③ 在德国处于分裂状态时期，一些较大的城市不受所在地诸侯的管辖，名义上直接隶属于皇帝，实际上也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。Reichsstadt 也译帝国城市。

④ 旧教的，即 katholisch，汉译天主教的。

⑤ 在三十年战争时间，皇帝打的是旧教的旗号，皇帝的军队站在旧教一边。

上，军队进行了抢劫、掠夺，这时他藏在院子内的一个坑里，这是平时贮放颜料的地方。他的妻子原想带着孩子逃到郊区的一个亲戚那里去。可是，她怎么也收拾不完她的东西、衣服、首饰和被褥，她还在收拾，突然从二楼的窗户里看到一群皇家士兵拥进了院子。她大吃一惊，不知所措，扔下东西，慌慌张张从后门逃了出去。

就这样，她扔下孩子，把他留在家里。孩子躺在宽敞的前厅过道中的一个摇篮里，摇篮上面从屋顶上挂下一根绳子，拴着一个小木球，孩子正在玩那小木球呢。

只有一个年轻的使女还呆在房子里，她正在厨房里擦洗铜器。突然从小巷里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，她扑向窗口，只见对面的一座楼房里，乱兵们正把他们抢到的各式各样的东西从二楼扔到街上。她迅速跑到前厅过道，刚要把孩子从摇篮里抱起来的时候，忽然听到用力敲打大橡树街门的声音，她十分害怕，顺着楼梯，象飞一样跑到楼上去了。

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拥进前厅。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打了个稀烂。他们知道，他们是在一个新教徒的家里。然而，他们在搜查和抢劫的时候竟没有发现使女阿娜，简直是个奇迹。乱兵们撤走以后，阿娜从她藏身的柜子里爬了出来，在前厅里找到了孩子，孩子也没有受到伤害。她急忙把他抱在怀中，小心翼翼地走到院子里。这时已是夜晚了，邻近一所房子着了火，红色火光把院子照得通明。她吃惊地看见了主人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士兵们早把他从坑里揪出来，打死了。

这时，使女才明白，要是她抱着一个新教徒的孩子在大街上被捉住，那将要担多大的风险。她心情沉重，又把孩子放回摇篮，给他喝了点牛奶，晃动摇篮。孩子睡着后，她动

身去找已经结婚的姐姐。夜里十点钟左右的时候，她的姐夫陪着她，挤过熙熙攘攘的庆祝胜利的士兵们，到郊区去寻找孩子的妈妈青里夫人。他们敲了敲一座宏伟住宅的大门，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条缝，一个矮小的老头——青里夫人的叔父，把头探了出来。阿娜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，青里先生已经死了，不过孩子却安然无恙，还在家里。老头子的小眼睛冷冷地看着她，他说，他的侄女已经不在这里，他自己与这个新教徒的小崽子没有什么瓜葛。说罢，他就关上大门。离开的时候，阿娜的姐夫看见一个窗户上的窗帘在动，他确信，青里夫人就在里面。看来，她并不因为拒绝接受自己的孩子而感到羞耻。阿娜和她的姐夫肩并肩，默默地走了许久。后来，她才对他说，她要回到皮革厂去把孩子接出来。她的姐夫是一个镇定沉着、忠实可信的人，他十分惊讶地听着，一再劝她打消这种危险的想法。她和这家人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对待过她。

阿娜静静地听着，答应姐夫，她绝不会干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来。可是她一定要尽快赶回皮革厂，看看孩子是否缺少什么东西，而且她想一个人回去。她一再坚持，姐夫只好听便，让她独自去了。

在被捣毁的前厅中间，孩子静静地躺在摇篮里熟睡着。阿娜疲倦地坐到孩子身旁，仔细地看他。她没有敢点灯，可是邻近的那所房子还在燃烧，就着火光，她可以把孩子看得一清二楚，孩子的小脖子上长着一个极小的黑痣。

使女坐了很长时间，也许有一个小时。她看着孩子怎样呼吸，怎样啣他的小手。她意识到，她坐久了，看多了，再也不忍心扔下孩子一个人走开了。她吃力地站起来，以缓慢的动作把孩子用亚麻被包好，抱在胳膊上。她像一个干了亏

心事的人，象一个贼那样，恐惧地看看四周，见附近没人，就抱着孩子离开了这所住宅。

该怎么办，阿娜和姐姐、姐夫商量了很长时间。两个星期以后，她把孩子带到了乡下大泰宁村，她的大哥是农民，住在这里。农舍田产属于嫂嫂，她哥哥是入赘到她家的。阿娜和姐姐、姐夫商量好了，她只告诉哥哥事情的真相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年轻的农妇，因而难以预料，她将会怎样接待这位如此危险的小客人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，阿娜来到大泰宁村。她的哥哥、嫂嫂和雇工、佣人们正在吃饭。对她的接待并不坏。可是她向她的新嫂嫂望了一眼，发现脸色不对。她马上对他们说，这是她自己的孩子，她丈夫在一个很远的村子的磨坊里做事，几个星期后她就和孩子到他那里去。听了这些话，那位农妇的脸色才开朗了一点，孩子也受到了应有的称赞。

下午她跟哥哥一起到小树林去拣柴火。他们坐在树墩子上，阿娜说明了真情实由。她看得出，他的处境不佳。他在这个家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巩固。他非常称赞阿娜，在他妻子面前并未吐露真情。事情非常清楚，他不相信他的年轻妻子会对这个新教徒的孩子特别慷慨大方，他希望继续隐瞒真相。

要想长期隐瞒下去，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在收割的时候，阿娜跟着一起干活。别人休息的时候，她总是从地里跑回家中去照料“她的”孩子。小家伙一天天长大了，变胖了，他一看见阿娜就笑，还使劲儿想把头抬起来。可是不久，冬季来临，嫂嫂开始问起阿娜丈夫的事情。

人们没有理由反对阿娜在这个农家呆下去，她在这儿能做很多事。糟糕的是邻居都对阿娜孩子的爸爸感到惊奇，他

从来没有到这里来看望过孩子。如果阿娜不能把孩子的爸爸领来让大家看看，村子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。

一个星期天的早上，阿娜的哥哥套上车，大声喊着让阿娜和他一起到邻近的一个村庄去拉一条小牛。在颠簸的路上，他对她说，他为她找到一个丈夫。这是一个小农，身患重病，已经奄奄一息。兄妹两人站在他的低矮的茅草屋里时，他躺在又脏又潮的床上，脑袋软弱无力，歪在一边。他已经无力抬头了。

他愿意和阿娜结婚。床头站着一个黄色皮肤的老年妇女，这是他的母亲。她说她为阿娜办了件好事，得给她一笔报酬。

只用了十分钟，事情就谈妥了。阿娜和哥哥又上了路，去买牛犊。婚礼就在这个星期的周末举行。牧师嘟囔了几句婚礼上通常要说的老套话，那个身患重病的人目光迟钝，对阿娜连一眼也没有看。她的哥哥毫不怀疑，几天以后，他们就能得到死亡证书，然后就可以说阿娜的丈夫，孩子的爸爸在到她这里来的路上，在奥格斯堡附近的某个村子里死去了。寡妇住在哥哥的家里，这谁也不会感到惊奇。

这次婚礼非常奇特，既没有教堂的钟声，也没有吹吹打打的音乐；既没有伴娘，也没有宾客。阿娜高高兴兴回到家里，在小厨房里啃了一片涂油面包，权当结婚盛宴。她和哥哥一起走到躺着孩子的木箱前，现在，孩子有个名字了。她把被子盖严，对哥哥笑了笑。

可是死亡证书总也不来。到了第二周第三周，他们都没有从老妇人那里得到什么消息。在家里，阿娜到处说，她的丈夫来看她，正在途中。有人问她，他为什么迟迟不到，她就回答说，很可能下大雪行路艰难，耽误在哪儿了。又过了

三个星期，还是没有消息，她的哥哥深为不安，赶上车到奥格斯堡附近的那个村庄去了。

直到深夜，他才回来。阿娜还没有睡，听到大车进院的响声，立刻跑向门口。她看着哥哥慢慢地卸车，她的心紧张得缩成了一团。

他带来了坏消息。他说，他走进那间茅草屋时，看见那个本来快要死的人穿着衬衫，坐在桌旁吃晚饭，只穿件衬衫，两个腮帮子塞得满满地在嚼着。他完全康复了。哥哥继续往下说，看也不看阿娜一眼。那个叫奥特尔的小农，还有他的妈妈，看来对这一转机都感到惊奇，他们可能还没有拿定主意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奥特尔给人的印象并不坏。他很少说话，可是当他妈妈抱怨说，他那个不受欢迎的老婆和别人的孩子成了他的累赘，他马上制止他妈妈再说下去。在谈话的时候，他不紧不慢地嚼着他的乳酪等食物，当她哥哥离开的时候，他还在吃。

哥哥回来后的几天，阿娜当然十分忧虑。除了家务，她抽空教孩子走路。当孩子扔开线拐子，张着两只小胳膊，摇摇晃晃向她扑过来的时候，她几乎啜泣起来。她一把抓住孩子，把他紧紧地搂在怀中。

有一次，她问哥哥，他人怎么样。她看见他时，他正病得奄奄一息，又是在晚上，灯光昏黄微弱，看不清。现在她听说，她的丈夫已经五十多岁，和别的小农一样，劳累一生。

不久，她就看到了他。一个挨门叫卖的小贩很神秘地转告她，有那么“一个熟人”，在某日某时，在某某村庄的旁边，也就是转向兰茨贝格市的小路路口的地方，想和她见一次面。于是这对夫妇就象古代两员战将在对垒的两军阵前相

遇那样，在两个村庄之间，白雪覆盖的广阔田野上会面了。

阿娜不大喜欢这个男人。

他的牙齿很小，呈灰色。他从头到脚打量着阿娜，其实，她裹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，没有什么可看的。他用起“结婚圣礼”^①这一类的词。她简短地告诉他，对于这一切，她还得考虑考虑。她只请求他托一个路经大泰宁村的小商贩或是屠户转告她嫂子，他现在就要到她这里来了，只是在中途生了病。

奥特尔慢慢地点了点头。他比她高出一头，说话的时候，他总是看她脖子的左侧，这又使得她很生气。

但是他却没有送信来。阿娜反复考虑，索性带上孩子离开她嫂嫂的家，到老远的南方去，比方说到开普顿或者宗特霍芬，在那里找个工作。但是传说大路上很不安全，又值隆冬季节，她又留了下来。

可是，现在很难再在这里呆下去了。吃午饭的时候，她嫂嫂当着所有雇工、佣人的面，针对她丈夫提出了许多疑问。有一次，嫂嫂居然以一种虚假的同情，看着孩子大声说，“唉，可怜虫！”在这种情况下，阿娜决定离开。可是这时孩子病了。

他脑袋涨得通红，眼光无神，不安地躺在小箱子里。阿娜整夜整夜地不睡觉，怀着恐惧和希望照料着他。当孩子的病开始好转，又会微笑的时候，一天下午有人敲门，走进来的是奥特尔。

除了阿娜和孩子之外，房间里没有别人，她用不着装出什么样子，而且她很吃惊，也装不出来。他们相对无言，站

① 结婚圣礼是天主教的七种圣礼之一，其余六种是洗礼、按手式、圣餐、忏悔、临终涂油礼和圣职。

了好一会儿。后来奥特尔才说他已经把事情考虑过了，这次就是来接她的。他又提到了结婚圣礼。阿娜很生气，她压低了声音，很坚定地对奥特尔说，她从来没有想过和他一起生活，她只是为了孩子才结婚。她除了要他把他的姓氏给她和孩子^①以外，她不想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。

这时孩子躺在箱子里，哇啦哇啦好像在说话。当她谈到孩子的时候，奥特尔往箱子那面看了一眼，但是并没有走过去，这更使得阿娜对他感到气愤。他讲了一些套话，她应该把这一切重新加以考虑，在他家里也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他的母亲只能睡在厨房里。过不久，阿娜的嫂嫂回来了，好奇地向他问候，并请他一起吃午饭。他坐到桌子上才对阿娜的哥哥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，算是问候，既没有假装他不认识他，也没有泄露出，他已经认识他了。对于女主人提出的问题，他回答得很简短。他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吃饭的盘子。他说，他在梅岭找到了工作，阿娜可以搬到他那里去了。可是他没有说，是否要马上就搬过去。

下午，他避免和阿娜哥哥见面，就到房子后面劈木头去了，虽然谁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做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依然沉默不语。晚饭过后，阿娜的嫂子亲自把被子送到阿娜房间，好让他在那里过夜。可是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却吃力地站了起来，嘟囔着说，当晚他就得赶回去。临走之前，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放着孩子的箱子，可是什么也没有说，更没有过去摸摸孩子。

这天晚上，阿娜病了，发起高烧，而且一直持续了几个星期。大部分时间她都漠然地躺在床上。只有几次，快到中

① 德国习惯，女子婚后她自己和她的子女都用丈夫的姓。如果没有正式的丈夫，母子也就没有姓。

午的时候，烧退了一点，她才爬到孩子躺在里面的箱子旁，把孩子盖的被子掖好。

在她生病的第四周，奥特尔赶着一辆大车停在院子里，把她和孩子接走了。她什么也没有说，就跟着走了。

在小农的茅草屋里，她也只能喝些稀汤，所以她的元气恢复得非常缓慢，这当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。可是有一天早上，她看到孩子已经脏得不像样子，就毅然站了起来，小家伙甜甜地向她微笑。她的哥哥常说，这微笑是她传给孩子的。他又长了，在房间里很快地爬来爬去，拍打着双手，脸朝下摔倒的时候，他才发出几声叫喊。她在木桶里把孩子洗干净，她又重新获得了信心。

几天以后，她再也不能在这茅草屋里过下去了。她用几条床单把孩子裹好，带上一个面包和一点乳酪，跑掉了。

她原打算到宗特霍芬去，可是没有能走很远。她的身体还相当虚弱，腿脚发软。大路上都是溶化了的雪。连年打仗，村里的人都变得十分猜疑和吝啬。在她奔波的第三天，她不小心，踩进坑里，崴了脚脖子。过了好几个小时，她才被送到一个农家院落里去，躺在牲口棚里。这几个小时，她可为孩子担忧了。小家伙在牛腿之间爬来爬去，当她吓得喊叫起来的时候，他还笑呢！最后，她不得不对主人说出她丈夫的名字。她丈夫又把她接回梅岭去了。

从这时起，她再也不打算逃跑了。她忍受着命运对她的摆布。她拚命干活，可是要想从他们那块小小的田地上种出点什么东西来，把这可怜的日子支撑下去，谈何容易！不过她丈夫对她也还和善，小家伙也能吃饱了。有时她哥哥也到这里来，送给她些东西。有一次，她甚至给孩子染了一件红

色衣服，她想，这对一个染匠^①的孩子来说，一定很合适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变得完全心满意足了。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，她享受到了许多乐趣。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年。可是，有一天她到村里去买糖浆，她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孩子不在茅草屋里了。丈夫告诉她，有一个乘坐马车，衣着讲究的女人来到这里，把孩子带走了。她心里一振，一个踉跄撞到墙上。就在当天晚上，她带了些吃的东西，动身前往奥格斯堡。

在帝国城市^②里，她首先来到皮革染制厂。但是人们没有让她进去，她没有见到孩子。她的姐姐和姐夫总想安慰她，但都没有用。她跑到官厅，不顾一切地大喊大叫，说有人把她的孩子偷走了。她甚至扬言，是新教徒把她的孩子偷走了。过后她才听说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已经讲和，重归于好了。

要不是一个特别幸运的情况出现，帮了她的忙，那她就不会有什么收获。她的案子交给了一名法官，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。

这位法官名叫伊格纳茨·多林格尔，以粗鲁和博学闻名整个施瓦本地区。他曾为自由帝国城市的事和巴伐利亚的选侯打过官司，被这位选侯称之为“会写拉丁文的粪土庄稼汉”，可是普通老百姓却编了长长的歌谣^③称赞他、歌颂他。

阿娜由姐姐和姐夫陪着，来到法官面前。这位年事已高的法官个子矮小、胖得出奇，坐在一间光秃秃的小屋里，四

① 指孩子的生父青里先生。

② 指奥格斯堡市。

③ 原文 Moritat，是一种看图演唱的艺术形式，很象我国解放前的“拉洋片”

周围堆满牛皮纸。他简短地听了阿娜的诉说，然后在纸上写了些什么，就大喝一声：“你站到那儿去，快！”他那又小又笨的手指着房间里的一块地方，叫她走到那里去，阳光透过狭小的窗户，正好照到那里。他仔细地打量了她几分钟，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挥手让阿娜退出去了。

第二天，法官让一名法警把阿娜找了来，她还没有迈过门坎，他就冲着她喊了起来：“你为什么只字不提，这事情涉及到一个皮革染制厂和一所很可观的华丽住宅？”

阿娜倔强地说，她要的是孩子。

法官大声喊着：“你别梦想捞到这个皮革厂！要是这个崽子真的是你的，这所住宅就落到青里的亲戚手里。”

阿娜连看也没有看他，就点了点头。接着她说：“孩子不需要那个皮革厂。”

“孩子是你的吗？”法官咆哮着。

“是我的，”阿娜低声地回答说：“我只希望我能抚养他到完全学会说话为止，他现在刚能数到七。”

法官咳嗽了一下，整理着桌子上的牛皮纸。然后，他稍微平静了一些，但还是带着一种生气的语调说：“你想要这个小家伙，那个穿五条丝绸裙子的泼妇也想要他，可是孩子需要一个好母亲。”

“是的，”阿娜说着，注意地看了看法官。

“出去吧！”法官大声吼道，“我星期六开庭审判。”

到了星期六，无论是主干大街还是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，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。他们都想旁听对新教徒的孩子归属案件的审判。这一奇特案件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在家庭里，在酒店饭馆里，到处都在争论谁是真母，谁是假母。况且，这位老多林格尔审案通俗易懂，言辞锋利，

善于运用隽永的格言，为百姓说话，因而远近闻名，比街头卖唱、教堂落成典礼还更受人欢迎。

在市政厅前面，不仅挤满了许多奥格斯堡人，还有不少四郊的农民。星期五是赶集的日子，为了等着旁听这次审讯，他们就在城里过夜。

多林格尔法官审讯用的大厅是所谓的金厅。这样大的大厅没有柱子，在德国是独一无二的，因而全国闻名。屋顶是用链子系在屋脊上的。

多林格尔法官坐在大厅里较长的墙壁一侧的铁门前面，胖乎乎的，象一座圆形的小肉山。铁门已经锁上了。一根普通的绳子把听众隔开。法官坐在地上，前面没有放桌子。几年前，是他自己规定要这么布置的，他很重视这些表面上的布置。

出庭的有青里夫人和她的父母、专程赶来的死者青里先生的瑞士亲属——这是两位衣着讲究，威风凛凛的先生，看上去象是两位身居要职的巨商，阿娜·奥特尔和她的姐姐，他们都在用绳子隔开的地方。青里夫人旁边有一个保姆抱着孩子。

当事人和证人都站着。多林格尔法官经常说，出庭各方都站着，审讯就能简短。不过，他让他们都站着，也可能只是让他们遮住自己，这样，旁听者踮起脚尖、拉长脖子才能看到他。

审讯开始时出了一点事儿。阿娜一见孩子就喊了起来，走了过去，孩子也要阿娜，他在保姆的怀里乱蹬乱踢，大声哭喊起来。法官命令把孩子带出大厅。

然后他呼叫青里夫人。

她长裙拖地，沙沙作响地走了出来，一边叙述着，不时

地用小手绢在眼角边扇扇风。她讲了皇家士兵在抢劫时，是怎么把孩子从她手里抢走的。当天夜里，使女还到她父亲家来过，说孩子还在家里，很可能她是想得到点赏钱。她父亲的一个厨娘被派到皮革厂去，但她在那里没有找到孩子。她估计，一定是有人（她指了指阿娜）把孩子抢走了，想以此讹诈一笔钱。要不是事先把孩子从她那里带走，她也许早就提出这样的要求了。

多林格尔法官又叫出青里先生的两位亲戚，问他们，当时他们是否询问过青里先生的下落，青里夫人曾对他们讲了些什么。

他们承认，青里夫人曾告诉他们，她的丈夫已经被打死，她把孩子托付给一个使女了，使女会很好地照看孩子的。他们在谈到青里夫人的时候，语调极不温和，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，如果青里夫人打输了这场官司，住宅地产就归他们所有了。

他们说完以后，法官又转向青里夫人，问她，当时士兵冲进来时，她是不是丧失了理智，干脆把孩子扔下不管。

青里夫人用那无神的蓝眼睛惊愕地望着他，好象是受了多大委屈似地说，她没有把孩子扔下不管。

多林格尔法官轻轻地咳嗽了一下，饶有风趣地问她是否相信，没有一个母亲会把她的孩子扔下不管。

是的，她相信这一点，她肯定地说。

法官又继续问，那么她是否认为，如果有一个母亲真的干出了这种事，人们就应该痛打她的屁股，不管她在屁股上罩了多少层裙子。

青里夫人没有回答。法官传呼以前的使女阿娜。她赶快向前走了几步，低声述说了她在预审时已经说过的话。她一

边说着，好象还同时倾听着，不时地看看那扇大门，刚才，他们就是从这里把孩子带出去的，她似乎担心孩子还一直在哭喊。

她供认，那天夜里，她是到青里夫人的叔叔家里去过，但是，从他家出来后，她害怕皇家军队，又担心自己的私生子，就没有再返回皮革厂；当时，她的孩子放在邻近村庄累赫毫森一些好心人那里。

老多林格尔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，气喘吁吁地说，那末，当时在城里至少有那么一个人曾经感到过害怕。能够肯定这一点，他感到很高兴，因为这证明，当时至少有一个人还有理智。当然证人^①这样做也不算太好，她只是关心她自己的孩子。不过俗话说，血浓于水，一个行为正当的母亲也会为她的孩子去偷东西，但是，这是法律严厉禁止的，因为私人财产就是私人财产，而且偷东西的人也会说谎，说谎同样为法律所禁止。然后，他对那些使劲欺骗法庭，弄得涨紫了脸的人的狡猾行径进行了一番智慧的，然而却是粗暴的训斥，还讲了有些农民在无辜的牛的奶里掺水，讲了市政府参事会在集市上对农民收过多的税，所有这些都与本案毫无关系。讲了这些离题的话以后，他宣布，听取证人陈述已告结束，但没有得出任何结论。

接着他休息了好长时间，表现了种种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他环视四周，好象期待着谁提出能结束本案的建议。

在场的人面面相觑，有些人伸长脖子，想看一眼一筹莫展的法官。大厅内寂静无声，只有从大街那边传来乱哄哄的声音。

^① 指阿娜。